

靖節先生集

冊四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後學安化陶澍撰

宋李巽巖燾撰靖節新傳三卷今其書已佚
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吳仁傑斗南年譜蜀人
張續季長爲作辨證今吳譜獨傳而辨證僅
見李公煥注中先是王雪山質著紹陶錄亦
撰栗里年譜陶南村載入輟耕錄 國朝新
安吳東巖瞻泰撰陶詩彙注以二譜並冠卷
首今按二譜各有發明而攷覈之精王不如
吳余於先生出處之際嘗事搜討偶有一孔
之見竊倣季長辨證之例以王吳二譜並列
於前參攷宋元以來諸家所說爲攷異如右
王譜元亮高風發於晉宋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

懋著勳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卽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避而靈運爲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谿而卻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吳譜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侃公之曾孫按梁昭明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大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末有著廷之命亦不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又皆有傳後世因以先生爲宋人隋經籍志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宋彭澤令陶潛

集者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端從先生本志云
澗按顏延之爲先生誄稱有晉徵士潯陽陶
淵明隱示史筆沈約撰宋書收入隱逸傳特
著其恥事二姓之節亦以表微是在當時何
嘗以先生爲宋人哉惟顏誄直稱淵明沈傳
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蓋淵明
其本名後更名潛耳說具元嘉三年下

澗又按先生爲桓公會孫見於命子詩而晉
宋諸史皆無異辭自元李公煥於贈長沙公

詩序祖同大司馬注云謂漢高帝時陶舍

煥雖以大司馬爲愍侯然仍以先生爲桓公會孫觀命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可見近

時太原閻氏父子遂據其說歷辨先生非桓
公之裔長洲何焯讀書記嘉定錢大昕讀陶

詩跋力闢其誣妄然不知誤始於公煥也錢
 之跋曰靖節為桓公會孫載於晉宋之書千
 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閻詠乃據贈長
 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二語辨其非
 侃後且謂元亮自有祖何必藉侃以重詠既
 名父子詠為百說又新奇恐後來通人惑於
 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
 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舍丞相
 青然後頌揚勳德即以祖考承之此士行為
 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
 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永明
 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
 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

昭明誤讀命子詩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
曾祖晉世宰輔恥於屈身異代此亦出宋書
之文而閻以訾昭明則是宋書亦未寓目曾
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即使傳有
舛誤亦當先訾休文况傳本不誤乎其謬二
也且使士行與元亮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
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勲德攀援貴族鄉黨
自好者不爲元亮千秋高士豈宜有此滿按
如果
攀援貴族則司空漂陽
宛陵康樂何以不並數其謬三也閻所據者
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
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
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曾以右司
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

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位為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得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為後儒之陋况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

理

謝按右司馬曹無傷等耳其封則以中尉從擊

燕代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和元年改名執金吾秩中二千石縱不

稱侯亦當稱中尉世未有稱人官爵不從其後歷之尊而從其始進之卑者况子孫之於

乎祖宗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

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似有罅隙可

指

樹按延壽為桓公元孫先生為曾孫總服非小功也禮大夫絕總謂大夫於旁親之

服無總服若依吳譜為延壽之子則與先生直無服矣故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猶今律

言五服之外今以晉書考之士行雖以功名

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

人澗按諸子魚肉亦出固其宜矣昭穆猶言

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有慨然寤歎

念茲厥初之句澗按贈長沙公詩殆因長沙

之詩故有允構斯堂之語以為情其云昭穆

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為同

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

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閣又云侃廬江人

元亮潯陽人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攷潯陽郡

即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未

分之前元亮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

之似異而實同也澗按晉書地理志永興元

柴桑二縣置潯陽郡屬江州閩氏顏延之作

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韜此洪族蔑
彼名級苟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
一證也按辛楣此論反復以箴閻氏之失最
為明晰近時洪稚存作陶氏族譜序仍用閻
說正辛楣所云新奇易惑也

又按晉書陶桓公傳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

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先生傳

云祖茂武昌太守江西通志引豫章書亦云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

之二子一淵父名爵則史未載李公煥命

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以先生祖名岱為散

騎員外父名逸為姿城太守生五子又引趙

泉山云靖節之父史軼其名惟見於茂麟家

譜今按茂麟家譜僅見於宋史藝文志其書

久不傳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後

世陶氏望出丹陽晉太尉侃之祖父同始居

焉同生丹澗按丹見晉書侃母湛氏及朱何傳吳揚武將軍柴

桑侯遂居其地生侃字士衡娶十五妻生二

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一子官至太守侃生

員外散騎岱岱生晉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澤

令贈光祿大夫潛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

書熙之生梁邵陵內史測測生吏部尚書旻

旻生隋散騎常侍元安元安生陳夔州都督

尚書令金陵縣公琮琮生唐韶州始興令處

寂滁江二州刺史銳澗按資治通鑑銳於天寶中為大鴻臚似又是

一賀州錄事參軍文楨處寂生唐滕王府陪

戎副尉先期先期生光庭光庭生如革及江

州刺史祥如革生進金進金生淮南威毅第
 二十將茂麟茂麟生左中衛將軍若思若思
 生左驍衛將軍鑑公煥泉山所引當即名世
 此篇也但徑以為茂麟家譜則似未然今昌
 邑陶氏族譜有宋仁宗至和元年江州從事
 贊皇李慶孫舊序茂麟孫鑑立石其文曰夫
 晉澍按此晉字
疑當作陶自東晉太尉陶公迄於今日
 所謂本支百世也太尉之傳備於晉史又節
 史而為錄載於建康有識皆知今僅六百年
 有孫曰鑑仕聖朝為左班殿直公暇因出數
 紙示僕僕覽焉且見或中而斷或尾而續或
 行而闕或字而破雖羅蟲蠶潰蝕然有可究
 其一二者第一行則有潯陽二字次行則闕

其左只右有同字

鄧書則云望出丹陽侃祖父同始居焉

下云

娶十五妻生二十此下無字不知二十者男

耶只曰太守以上梁天監二年而已

鄧書則云生二

十三子官至太守

次行曰歷臺省官六百

一十八人次行曰今潯陽郡西北山下迺吳

朝太子舍人丹之墓卽侃之父也次有九行

卽大略唐朝以來名公紀頌祭弔之事十行

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

南宋仕本州別駕除武陵內史次行曰大府

度支尚書大中正

鄧氏書則云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書

次行

曰祖妣

瑯琊

王氏次行曰九代祖側

鄧氏書作測

梁朝本州別駕邵陵內史開國侯廣府都督

食邑七百戶祖妣

瑯琊

王氏八代祖旻梁大

同二年州辟主簿授望蔡縣主簿西臺承制
授金部郎中開遠將軍左散騎常侍義安太
守封重安縣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陳宣帝卽
位賜金紫光祿大夫度支吏部二尚書黃門
侍郎祖妣清河張氏父崇本別駕七代祖元
安隋朝州辟主簿除戶部員外郎遷左散騎
常侍祖妣樂安任氏父奭左散騎常侍六代
祖琮唐武德二年州辟主簿補右門府步兵
校尉初以隋之失馭擢琮爲盟主上柱國開
國公匡州刺史詔使王宏讓改本州別駕大
中正夔州都督兼中書令儀同三司祖妣汝
南周氏五代祖處寂唐韶州始興縣令祖妣
安城劉氏叔祖銳左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叔

祖文禎唐賀州錄事四代祖先期唐滕王府
陪戎副尉三代祖光庭不仕精習五經祖如
革考進金並不仕叔祖祥唐進士及第授祕
書省校書郎屯田郎中唐僖宗乾符四年除
江州刺史遇寇盜起詔歸京留別手札一道
衣段巾冠等物留題五柳先生廟皆有祝辭
此上卽斷簡之中所略載者所有前之九行
中云唐乾符四年遠孫江州刺史祥祭拜有
文唐顏魯公白太傅孔侍郎李中丞前後賢
達經過悉留詩榜自經兵燹放失不可復記
旣而有嗣孫茂麟爲江州左威毅裨將江南
紀年曰吳王楊溥太和五年九月五日列狀
訴節度使中書令楊公徹具述太尉墳寢乞

禁樵採幸中書令楊公判曰陶太尉聲光克
盛門族顯然矧彼子孫在明朝宜加委用顧
惟墳寢在藩室不爲保持何以敬前賢何以
勸後世餘云云自茂麟而後又幾代云云其
家藏數世詔書綸誥約十通有叔可大攜之
江南應進士舉沈湏於酒淪棄而不收一紙
且古語有之禮失求諸野又曰天子失官守
在四夷太史公登龍門探禹穴網羅天下放
佚舊聞然後爲史記一百三十卷嵩山有落
簡之類皆古昔國史家譜因事不守故俾聖
賢遑遑孜孜而探討之勤如此云云今直殿
陶君以僕從事於史氏之後迺命譜之以永
陶氏之世謹序今按此序卽據茂麟所編錄

出自熙之以上世系剝落不全至其孫鑑已無從稽考故序之如此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夏五郭公之義也鑑旣以序勒石則是其譜卽用乃祖剝落之本可知而鄧氏所云祖岱散騎常侍父逸安城太守先生贈光祿大夫生族人熙之似皆非鑑譜所有鄧氏書成於紹興四年去鑑勒石時八十餘載其所載生族人熙之等語亦似有脫落非全文豈當日更有別本據以成書耶

又按李公煥命子詩注謂先生父姿城太守生五子鄧氏書謂先生生族人熙之舊序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先生生母夫人孟氏從弟敬遠母亦孟氏

皆孟嘉女未知此孟氏是先生母抑敬遠母也熙之亦未知是孟氏下一代抑二代如係一代卽五男之一或先生同母兄弟或敬遠同母兄弟如係二代卽五男中一男所生或先生同母兄弟之子或敬遠之子敬遠同母兄弟之子俱未可定要不得以爲先生子也先生子五人儼俟份佚修小名舒宣雍端通無名熙之者茂麟係出熙之似非先生嫡派矣又姿城鄧作安城考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姿城惟安城太守領縣七吳孫皓寶鼎二年分置當以安城爲是

又按安成舊屬長沙郡今爲江西吉安府廬陵安福各境府志載安福有陶淵明讀書臺

或幼隨父任讀書於此耶

晉哀帝興甯三年乙丑

王譜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化縣楚城市是

按

市當

作鄉父軼名命子詩於皇仁考澹焉虛止寄跡

風雲寘茲愠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
襲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
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
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吳譜先生生於是年

樹按李公煥陶集總論引祁寬曰先生以義

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

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爲宋

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傳不載壽年

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歷推之生於晉哀帝興甯三年乙丑歲今攷先生年六十三始見於沈約宋書昭明傳因之晉書亦因之惟文選載顏延之誄作春秋若干此云昭明不載壽年顏誄年六十三當是誤記顏誄為蕭傳也

又按李公煥注引張續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為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為年五十迄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并記之按開歲倏五十當從王湯東澗本作五日為是若以先生為生於壬子則集中是時向立年等句合之時事皆不可通近見餘姚黃璋宗義孫著辨數則力主季

晉哀

長以生壬子爲是然旣据飲酒詩投耒去學
仕是時向立年之句謂先生爲州祭酒時年
二十九不思詩固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
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是先生之止
止於四十也若生壬子則二十九爲州祭酒
歲當庚辰少日自解去中間州召主簿不就
並未仕也何待歷十餘年至四十始賦止且
旣止矣何又歷十餘年至五十復出爲參軍
乎惟生乙丑至彭澤解綬正四十一歲

澗又按宋書昭明傳皆云先生潯陽柴桑人
而晉書不載爲失之今攷先生故居舊說有
三處名勝志曰君舊宅在柴桑山晉史家於
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有靖節

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明一統志曰
元亮故里在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元
亮始家宜豐後徙柴桑暮年復歸故里宜豐
今新昌也輿圖備考曰新昌義鈞鄉之七里
山有元亮讀書室洗墨池藏書塚遺跡尚存
又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
戊午當作戊申六月火遷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
里古栗里今之楚城鄉也舊碑題晉陶靖節
先生故里澍攷集中有移居詩及還舊居詩
其首句曰疇昔家上京則江州志所說為信
當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後又
還居上京也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二歲

太和二年丁卯 三歲

太和三年戊辰 四歲

太和四年己巳 五歲

太和五年庚午 六歲

太和六年辛未 七歲

大吳譜是年冬簡文卽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八歲

甯東樹按先生祭從弟敬遠文曰相及齟齬並罹

偏咎湯東澗注齟與齬義同毀齒也家語曰

男子八歲而齟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

偏咎爲失怙也按顏延之陶徵士誄有家貧

母老捧檄致親云云則以偏咎爲失怙良是

惟齟乃髻之俗字玉篇髻小兒髮廣韻髻小

兒髮俗作齧不與齧通則先生失怙不定在
八歲時又按先生詩凡兩用偏字此云偏咎
又有始室喪偏之語蓋妻之言齊喪一則偏
具慶失一故曰偏咎也

孝武帝甯康元年癸酉 九歲

甯康二年甲戌 十歲

甯康三年乙亥 十一歲

太元元年丙子 十二歲

王譜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曰慈妣早世我年

二六

吳譜祭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先生
生於乙丑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夫
人晉故征西大將軍孟嘉第四女大司馬侃外

大孫也事見集中孟府君傳

吳瞻泰本無事見以下八字

澗按顏延之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

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似爲州

祭酒以後母夫人尙在若十二歲卽失母無

所爲田生毛子云云也延之與先生同時宜

所審知及攷湯東澗注祭妹文以慈妣爲庶

母於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注云晉安帝隆安

五年秋七月赴江陵假還是冬母夫人孟氏

卒于是積年之疑始釋然則慈妣早世者蓋

程氏妹之生母而先生之庶母也又先生詩

久游戀所生蓋謂母孟夫人故有凱風負我

心之句卽集中孟府君傳曰淵明先親君第

四女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也乃吳王二

譜並以江陵之喪為丁太公憂豈知凱風念
母則是父先母亡故命子詩於皇仁考即云
嗟予寡陋瞻望弗及若隆安五年太公始卒
則是年先生已三十七歲胡得云弗及乎說
者亦知難通乃以顏誅之母老為繼母曾不
思州辟之時太公果在則當云親老子幼烏
得舍父而端稱繼母乎此云慈妣或是程氏
妹生母乃先生慈母喪服傳慈母如母斷非
謂孟夫人也

太元二年丁丑 十三歲

太元三年戊寅 十四歲

太元四年己卯 十五歲

太元五年庚辰 十六歲

太元六年辛巳 十七歲

太元七年壬午 十八歲

太元八年癸未 十九歲

太元九年甲申 二十歲

王譜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

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

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原注翟湯柴桑人湯子莊莊子矯矯子法賜
湯見晉書隱逸傳法賜並見宋書隱逸傳

澍按此謂失妾非也湯東澗楚調注云其年

二十喪偶繼取翟氏据顏誅居無僕妾則湯

說近是古人不當有未妻先妾之事况年僅

弱冠耶吳斗南亦以此為悼亡而引杜元凱

春秋傳注偏喪曰寡以釋偏義其實本詩明

言始室古者男有室指妻而言若繼配則曰繼室妾則曰側室此云始室非元配而何又斗南以喪偏爲三十歲事蓋以始室弱冠爲偶句義亦可通

太元十年乙酉 二十一歲

吳譜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饑饉故云
樹按是時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謂世阻固不止於旱潦饑饉也

太元十一年丙戌 二十二歲

太元十二年丁亥 二十三歲

太元十三年戊子 二十四歲

太元十四年己丑 二十五歲

太元十五年庚寅 二十六歲

太元十六年辛卯 二十七歲

吳譜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誤也此詩首聯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爲鎮軍參大軍之前以此知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澍按先生躬耕自資史敘於辭州主簿之後而詩云投耒去學仕是前此已躬耕矣癸卯懷古田舍乃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豈

前此所謂躬耕不過隱於隴畝之辭實未嘗沾體塗足耶吳說不為無見然徑以懷古田舍詩系於辛卯謂此年方有事於田疇則似不免於滯躬耕本無年可紀也

太元十七年壬辰 二十八歲

太元十八年癸巳 二十九歲

吳譜是歲為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飲酒詩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實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田里者也

樹按湯東澗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亦

云癸巳爲州祭酒以飲酒詩是時向立年推
之則東澗斗南之說爲然也王景文不能定
其爲何年但云當在壬辰癸巳之間然攷飲
酒詩云亭亭復一紀自癸巳數至乙巳適一
紀於年爲合

太元十九年甲午 三十歲

王譜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曰誤落塵網中一
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
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卻主簿

澍按景文之意以墮地爲塵網故繫此詩於
年三十說近釋氏先生胸中無此塵網當以
仕途言之劉坦之 履 曰一去三十年三當作
踰或在十字下何燕泉 孟春 曰太元十八年

靖節起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飲酒詩
投未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
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按吳
譜亦以歸園田詩爲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
作景文引本傳不堪吏職少日乃解歸二語
夫少日亦不得云久在樊籠均未審也

吳譜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龐主
簿鄧治中詩云始室喪其偏禮三十曰壯有室
左傳齊崔子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氏杜注偏
喪曰寡先生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
思四海兄弟之義他人尙爾况共父之人哉先
生蓋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
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則繼室實翟氏

澍按先生長子儼蓋前妻所生餘或翟出故
疏言雖不同生若份佚同歲以顏誅居無僕
妾證之當是孿生耳

太元二十一年乙未 三十一歲

澍按湯東澗於先生還舊居詩注引趙泉山
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又辛丑赴江
陵詩閒居三十載注云是年靖節年三十七
中間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至庚子參鎮軍
事三十載家居矣是皆以先生爲鎮軍參軍
在乙未歲景文斗南則以始作鎮軍參軍經
曲阿詩作於庚子歲然不題庚子於此詩之
首而題於規林阻風詩首以乙巳爲建威參
軍題例之知曲阿詩非作於庚子始爲參軍

亦不在庚子也說具後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 三十二歲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三十三歲

隆安二年戊戌 三十四歲

隆安三年己亥 三十五歲

樹按始作鎮軍參軍當在是年說具後

隆安四年庚子 三十六歲

王譜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
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
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温
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當是
己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彊郡吏故云時
來苟冥會婉戀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

疎

澍按先生垂髫失怙何得此時有父在柴桑
詩云久游戀所生如果庚子始作參軍此詩
作於庚子五月亦不得云久游說具後

吳譜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
縣也本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
威參軍事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
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攷之先生蓋於此年作

鎮軍參軍按當在己亥吳氏所攷為差一耳至乙巳歲作建威

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善注云宋
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為建威將軍
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
豈從裕辟者善注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從

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温顏則先生就辟
至是乃挈家居京師故還舊居詩有疇昔家上
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句云靜
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十六明年
夜行塗口詩云投冠旋舊廬不為好爵縈卒踐
其言自彭澤歸優游里巷者二十二年

樹按挈家京師一語誤甚先生未嘗有居京
師之事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說具後

隆安五年辛丑 三十七歲

王譜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
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
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

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
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
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
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吳譜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文選此
詩遙遙至西荆李善注云時京都在東故謂荆
州爲西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云
淵明隆安庚子從都還明年赴假還江陵荆州
刺史自隆安三年桓元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
至於篡未別授人淵明之行在五年豈嘗仕於
元耶傳云爲鎮軍參軍按劉裕以大亨三年逐
桓元行鎮軍將軍事豈又嘗仕於裕耶桓元劉

裕之際而淵明皆或從仕世多以爲疑此非知
淵明之深者無論實爲元裕否淵明在隆安之
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
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時淵明乃肯出仕乎蓋
潯陽上流用武之地元與裕所由交戰出入往
來者也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故迫之
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
其己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彭
澤劉裕大業以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後十
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矣仁傑
按先生爲鎮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譜中至仕
於江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子歲作鎮軍
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還舊居詩云疇

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
既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阻風詩則是未嘗居
江陵使先生果仕於元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
不應以爲上京故先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
陵使上都過潯陽凡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
未嘗居江陵明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
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
是切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欣侍溫顏再喜見
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艱而兄弟
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弟在京師而
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以疾留江
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還江陵而祭妹文有
蕭蕭冬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

樹按王譜以赴江陵爲赴官葉少蘊以安帝
隆安三年桓元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卽代
其任疑赴江陵爲嘗仕元又以劉裕大亨三
年逐桓元行鎮軍將軍疑作鎮軍參軍爲嘗
仕裕吳譜謂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
行鎮軍將軍與此前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
從裕辟者證葉之誤并規李善文選注以鎮
軍爲劉裕之失其說當矣抑猶未盡按先生
歷仕之蹟初爲州祭酒自解歸繼召主簿不
就旣乃爲鎮軍參軍又爲建威參軍終於彭
澤令賦歸去來未嘗更爲別官其始作鎮軍
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庚子有五月中從都
還阻風規林詩則作參軍在庚子前可知題

曰經曲阿曲阿今丹陽縣則鎮軍之爲何人
開府何地亦可推尋而得攷晉宋二書晉孝
武帝安帝宋武帝本紀王恭劉牢之桓元等
傳太元十五年庚寅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
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
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安帝隆安二年戊戌
七月王恭舉兵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
辭九月車騎將軍劉牢之背恭歸朝廷使子
敬宣擊敗恭恭死遂代恭爲都督鎮京口三
年己亥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
軍劉牢之東討牢之以劉裕參府軍事四年
庚子十一月以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
五年辛丑五月孫恩寇吳國殺內史袁山松

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元興元年壬寅正月
桓元舉兵犯京師三月牢之降於元元以爲
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自縊而死桓元從
兄修以撫軍鎮丹徒三年甲辰二月劉裕舉
義兵討元元司徒王謐推裕行鎮軍將軍徐
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
事假節鎮石頭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劉牢之
子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
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義熙元年乙巳三月
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十月旋鎮丹徒東晉各鎮雖皆握
兵柄尤以北府爲盛其鎮在京口先生始作
鎮軍參軍詩題曰經曲阿鎮軍在京口故曲

阿有必經也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鎮京口者爲王恭趙泉山湯東澗謂先生以乙未作參軍則仕於恭者四年自戊戌十年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鎮京口者爲劉牢之王景文吳斗南謂先生以庚子作參軍則仕於牢之者二年要其參牢之軍固有年可紀也若桓元未舉兵之前鎮在夏口先生如參元軍不得途經曲阿若謂至江陵爲仕元則題固云赴假還江陵集韻假休沐也應劭漢官儀五日一假休沐晉書王尼傳護軍與尼長假豈得反以假還爲趨職意必以事使江陵路出潯陽事畢便道請假歸視其辭簡猶曰赴假還自江陵云爾至劉裕

則辛丑方為牢之參軍甲辰始行鎮軍將軍

先生以辛丑冬月居憂甲辰服闋次年乙巳

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詩蓋因居憂潯陽

值敬宣以建威將軍刺江州鎮潯陽先生舊

參牢之軍與敬宣世好故敬宣即辟參其軍

若裕甲辰行鎮軍時鎮石頭至乙巳十月始

旋鎮丹徒先生正在彭澤賦歸去來矣何得

有參裕軍事也惟東晉為鎮軍將軍者卻悖

以後至裕始復見此號孝武帝太元元年春

悖為鎮軍大將軍六年十一月以鎮軍大將軍

軍卻悖為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鎮軍參軍

謝藹之討平之自惜故李善文選注引臧榮
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
事以鎮軍為裕遂以臆謂公參其軍選注辟

軍事非晉書原文也文獻通考劉裕起兵討桓元為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即因李善沿其謬而攷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

軍左右前後四軍為鎮衛軍王恭劉牢之皆

為前將軍正鎮衛軍即省文曰鎮軍亦奚不

可先生贈龐參軍詩序曰龐為衛軍參軍其

時衛將軍王宏省文曰衛軍即其例矣吳斗

南謂先生豈肯從裕辟者裕之辟否無可攷

若先生未參裕軍取詩與史互勘自明惟裕

為牢之參軍先生亦為牢之參軍謝按晉書

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

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

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

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為辭

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據此則又別

牢之不稱鎮北而稱鎮軍蓋時忌也

有參軍劉襲張暢之元集衆大議參軍劉襲

不可又會稽王道子傳元顯迴入宣晉制將

陽門劉牢之參軍劉暢之率衆擊之軍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爲六人先生與裕同僚則有之耳

又按王恭自隆安元年丁酉四月舉兵以討王國寶王緒爲名二年戊戌又舉兵爲劉牢之所敗誅死牢之因代其任先生若是乙未卽參恭軍豈容數年之間見恭包藏禍心而不拂衣告去乃因循濡忍坐觀恭之舉兵以至於死卽非從亂不亦有昧知幾乎况恭死由牢之恭敗卽轉仕牢之揆諸故吏之義亦有媿於欒布之哭彭越矣是則泉山東澗以先生參軍在乙未歲者未嘗細攷先生所參誰軍與鎮軍之爲何人也今爲反復推尋先

◎

生始作參軍實在己亥鎮軍實為牢之

按澍又通

鑑元興元年三月劉牢之遣敬宣詣桓元降

便奪我兵禍其至矣私告劉裕當北就高雅

卒數萬望風降服朝野入情已去廣陵可得

至耶裕當反服回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

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免獅可隨我回

京口牢之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死按牢之

此時已進號前將軍而裕以蓋戊戌九月恭

其必敗故仍呼為鎮北耳

死而牢之代其任開府京口即在此時先生

還舊居詩曰六載去還歸曰今日始復來明

乙巳以前去來靡定從甲辰逆數至己亥正

六載而始作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亦可知
為己亥惟己亥佐牢之軍庚子五月假還辛
丑七月再還至甲辰又為建威參軍去而歸
歸而還所謂六載去還歸也己亥十一月孫

恩陷會稽牢之率衆東討先生飲酒詩曰在
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爲飢
所驅正追賦其嘗從軍討恩馳驅海隅事也
足爲先生參牢之軍之明証特先生無汗馬
功故史但載劉裕從行不及先生耳其時牢
之威名甚盛幕府正可藉以進身非先生所
欲庚子五月卽乞假歸省故曰恐此非名計
息駕歸閒居正追賦其乞假事也蓋牢之末
路不終先生早已窺見其微自辛丑假還繼
以居憂去職久矣不能相累所謂見幾之哲
非歟統計先生參軍不及三載注家以爲六
年誤也又按吳譜謂先生未嘗居江陵據祭
妹文女弟在江陵疑親闈過女先生因省親

赴之親以疾留江陵遂不起故祭妹文有蕭
蕭冬月之語於情事亦近但玩詩中如何舍
此去遙遙至西荆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
等語似因奉使宵征不見有特爲省親乞假
之意與規林詩之欣侍溫顏喜見友于者不
類嘗通攷先生出處前後始參鎮軍就辟京
口故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鎮軍在京
口故經曲阿庚子五月請假回里途必由建
康故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懷所生而念友
于遂留潯陽踰年故明年辛丑正月有游斜
川詩疑旋入都免假至七月有江陵之役自
都往江陵必由潯陽故有赴假還江陵詩而
王事靡盬只可便道乞假不能久留故其辭

意與國風小雅行役告勞相似攷晉書是年
 六月孫恩寇丹陽進圍建康中外戒嚴時桓
 元以荊州刺史鎮江陵上表請入衛會恩退
 朝廷以詔書止之恩退在六月先生江陵之
 行在七月或即奉詔止元之役耶李善文選
 注引江國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
 圻赤圻二十五里至塗口今武昌府之嘉魚
 蒲圻二縣皆晉沙陽縣地嘉魚縣北尚有沙
 陽故城遺址以里計之塗口當在九江府上
 流八九十里桓石綏傳桓元敗石綏走江西
 塗中疑即此塗口也王鳴盛謂
塗中當作塗是桓元不臣久著先生若是使
今滁州恐未是彼固宜其詞之有憾矣然亦未有以見為必
 然姑識所疑如此近日陽湖惲子居敬据本

傳州召主簿不就謂此詩卽是以疾乞假至
假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時桓元方兼領荆
江二州刺史駐南郡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
云云不知先生此時方參鎮軍及服闋復參
建威軍皆在辭主簿之後有本傳及詩題歲
月可攷若此時方辭主簿則爲參軍又在何
年邪且旣辭主簿稱疾不就則正宜家居不
起乃反千里詣府天下有如是之稱疾辭官
者邪至吳譜力辨先生未嘗參佐桓元憚氏
反謂其誣先生佐桓元而著論以非之則是
未見吳氏原書近於道聽塗說矣

元興元年壬寅

三十八歲

吳譜桓元舉兵犯京師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

年先生居憂

元興二年癸卯

三十九歲

王譜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
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溢城
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亦懷新十二月有與
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澗按先生未嘗有挈眷居京師事其庚子從
都還阻風規林詩曰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
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是眷屬皆在舊
居明證規林地今無攷詩曰凱風負我心戢
柁守窮湖高莽渺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
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則去舊居不過百里窮湖無界疑卽彭蠡宮

亭南嶺疑卽采菊東籬悠然所見之南山矣
若眷屬已在京師何歸而有侍溫顏見友于
之喜若謂至京師者妻子留舊居者母與兄
弟則舍老親而以妻子自隨尤非情事且先
生爲參軍未久庚子五月從都還辛丑正月
有斜川之游七月赴假還江陵卽以是冬居
憂壬寅癸卯皆在憂中王譜旣以從都還爲
還潯陽游斜川爲留潯陽踰年則固知舊居
之在潯陽矣又以癸卯懷古田舍之作爲自
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溢城夫
在官則遲迴於故里居憂反留戀於京師揆
之人情殊爲不近况平疇良苗卽事多欣乃
田家實景卽寢跡衡門邈與世絕亦豈在京

師語邪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則謂在都亦當是處野總緣誤以還舊居詩之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上京爲上都謂先生六載居京師不知上京非上都也

又按懷古田舍古人文簡語倒當是于田舍中懷古也觀詩中稱顏子丈人先師可見王氏似以舊居爲古則於文爲不辭

吳譜先生服闋閒居有飲酒詩二十首內一篇上云是時向立年下云亭亭復一紀又別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元篡晉改元永始是月先生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又飲酒詩稱夷叔在西山且當從黃綺皆有激而云

澍按是年癸卯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元自稱大將軍八月又自號相國楚王十一月壬午遷帝于永安宮十二月壬辰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潯陽

澍按行行句斗南謂飲酒詩作於是歲較王說爲是蓋飲酒詩作於秋月明年先生爲建威參軍非閒居矣况明年桓元出奔乘輿已反正亦不應復有夷叔西山等語也又詩中悠然見南山攷南山卽指廬阜證以拂衣歸田里句及與父老問答語決非在都可知益見景文之誤

元興三年甲辰 四十歲

王譜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僂俛四十年
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
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為州祭酒
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
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吳譜先生四十歲有榮木及連雨獨飲詩是歲
桓元伏誅晉帝反正於江陵未幾桓振反

澍按甲辰是年二月帝在潯陽乙卯建武將
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
斬桓修于京口桓宏於廣陵丁巳義師濟江
三月桓元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
壬戌桓元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
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

事假節裕以謚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未
桓元逼帝西上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
承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何無忌等大破
賊將桓元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劉毅破元
於崢嶸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帝居於南郡
壬午督護馮遷斬元于貊盤洲乘輿反正于
江陵閏月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潯
陵帝復蒙塵于江陵

義熙元年乙巳

四十一歲

王譜君年四十一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
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卽吉庚子始事鎮軍繼
事建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
家尙未歸柴桑還舊居詩曰疇昔家上京六載

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里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按劉將軍未知所指何人若劉裕則是年三月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州諸軍事至四年正月甲辰始以車騎將軍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也

樹按義熙元年乙巳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

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

桓振以帝屯於江津宗之次紀南爲賊所敗

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破之乘輿反正帝
與瑯琊王幸道規舟戍戍下詔獎鎮軍將軍
裕大赦改元義熙又案李公煥還舊居詩注
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
居又名勝志南康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
上京有淵明舊居其詩曰疇昔家上京卽此
當湖之濱一峰最秀東西雲山煙水數百里
浩淼縈帶皆列几席前又朱子語錄廬山有
淵明古跡曰上原淵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
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其上
名淵明醉石又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
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中履沾濕又吳師
道禮部詩話上京在栗里原去郡一舍據諸

說則上京之爲山山有先生舊居鑿然無疑
惟答龐參軍詩作使上京是京師耳王景文
吳斗南均誤舊居之上京爲京師故有挈妻
子入都父留柴桑諸臆說辨見前

又按歸去來辭序曰家叔以余貧苦家叔當
卽孟府君傳所謂叔父太常夔也太平御覽
引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曰曲水集
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于坐作
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
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
日方呈大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
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又
魏書司馬氏傳曰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

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於板橋大風暴起龍
舟沈沒死者十餘人當亦卽此陶夔惟太常
與尚書應是前後所歷官不同耳

吳譜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天子乃
還京師是年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
生實參建威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有使都經
錢谿詩蓋自江陵以使事如建業尋歸潯陽有
還舊居詩八月起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
印綬去有歸去來辭並序顏延之爲先生誄云
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
毛子捧檄之懷幼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按
先生十二歲失所恃今延之言其母老蓋繼母
也韓子蒼舍人云以淵明傳及詩攷之自庚子

歲始作建威參軍爲彭澤遂棄官歸凡爲吏者
六歲故云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尙爲參
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
何也仁傑以歸去來序攷之不言由參軍爲彭
澤蓋自使都之後去官還潯陽其云六載去還
蓋在京師居者六年已而歸潯陽舊居故有還
舊居詩旣歸而耕植不給于是有弦歌之意所
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是也東坡先生言孔子
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不情也陶
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
去之爲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先生自庚子歲
作鎮軍參軍至辛丑秋居憂癸卯外除值桓氏
亂閒居彌年此年春方在建威府未幾復辭去

雖六載居京其實爲吏之日少子蒼疑其遽有
不給之歎顧第弗深攷又以鎮軍爲建威亦誤
也先生之去彭澤也不知者以爲不能爲五斗
米折腰鄉里小兒其知者以爲爲女弟之喪也
乃若先生之意則有在矣方是時劉寄奴自以
復晉鼎於桓氏竊據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
臣事晉者故先生見幾而作耳其誨顏延之曰
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然則先生之不欲爲苟去
豈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

桓振反下今從汲
古閣本系於是耳

此條吳瞻泰本誤
連上年甲辰未幾

澍按吳瞻泰曰年譜是年劉懷肅爲建威將
軍江州刺史辟公參軍攷宋書懷肅傳其年
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惟晉書劉牢之傳

云劉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宋書劉敬宣傳所載亦同實安帝元興三年甲辰則公爲敬宣建威參軍未可知也年譜失考今按斗南謂是年劉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懷肅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蓋據晉書義熙元年乙巳三月桓振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而先生詩題云乙巳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故遂以此事當之東巖謂懷肅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誤也惟懷肅雖亦號建威將軍而時爲淮南歷陽二郡太守非江州刺史江州刺史則敬宣以建威將軍爲之鎮潯

陽已先在甲辰三月先生爲江州柴桑人得
佐本州戎幕且素參牢之軍事敬宣爲牢之
子與先生世好其特辟先生有由也斗南謂
先生從討江陵亦與題云使都相戾使都何
能從討乎東巖又以乙巳年事繫於甲辰亦
誤今從汲古閣本改列於此

澍又按是年乙巳正月帝在江陵改元義熙
二月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三月桓振復
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斬之帝至自江
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劉裕及何無忌等抗
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瑯琊王德文爲大司馬
武陵王遵爲太保加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

辰餞於東堂五月桓元故將桓亮符宏刁預寇湘州守將擊走之

澍按通鑑元興三年甲辰三月劉裕等復京師桓元挾帝西上劉敬宣來歸以爲晉陵太守四月元兄子歆引氏帥入寇敬宣與諸葛長民等共破之劉裕以長民都督淮北諸軍鎮山陽以敬宣爲江州刺史五月劉毅等遇元于崢嶸洲大敗之元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潯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元挾帝單舸走江陵元旋爲益州都護馮遷所殺傳首大桁閏月桓振復陷江陵何無忌等進擊大敗退還潯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又曰劉敬宣在

潯陽聚糧繕船無忌等雖敗賴以復振元兄
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
毅何無忌劉道規等復自潯陽西上十二月
劉毅等進克巴陵義熙元年正月諸軍至馬
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桓謙留馮該守江陵
毅等擊破之入江陵振逃於澗川劉懷肅追
斬馮該於石頭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
于江陵甲午帝至建康是月桓振襲江陵建
威將軍劉懷肅引兵與振戰于沙橋劉敬遣
將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又曰初劉毅嘗
爲敬宣甯朔將軍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謂
不然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
不宜先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

不豫建義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
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官乃召爲宣
城內史四月劉裕旋鎮京口

樹按桓亮符宏寇湘州安帝本紀但言守將
擊走之未言何人按劉敬宣傳破桓歆于芍
陂遷建威將軍鎮潯陽又破桓亮符宏於湘
中安帝反正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
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軍與臧喜西伐入
自白帝所向皆克云云則是湘中守將乃敬
宣也敬宣自義熙元年五月破桓亮等三年
八月以冠軍將軍持節監征蜀諸事也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後學安化陶澍撰

義熙二年丙午 四十二歲

吳譜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其詩蓋自彭澤歸明年所作也首篇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按太元癸卯按卯當作巳先生爲州祭酒至乙巳去彭

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此詩今本有六首韓子蒼云陳述古本止五首俗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東坡亦因其誤和之按江淹擬先生田居詩見文選

澍按韓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

篇云斗南割取不甚明晰但亦不知子蒼所見何本行役詩已逸尚存也

義熙三年丁未 四十三歲

王譜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此所謂服制再周

吳譜晉史本傳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按先生自序去縣以乙巳歲實元年此史誤也五月有祭程氏妹文

義熙四年戊申 四十四歲

王譜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澍按李公煥陶集注云先生舊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

於南里之南村按徙居年歲李氏不知何據

吳譜六月有遇火詩

義熙五年己酉

四十五歲

王譜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吳譜有九日詩

澍按是歲宋公滅燕九月加太尉韓範曰裕起布衣滅桓復晉今伐燕所向皆克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遂降于裕張邵稱裕曰主公命世人傑知此時宋公不臣之節已形先生詩中哀蟬叢雁及念之心焦等句蓋亦有爲而言與

義熙六年庚戌

四十六歲

王譜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吳譜九月有西田穫早稻詩

樹按是歲海寇自始興東下進泊淮口江州豫章兩郡爲盧循等出入抄掠之地使先生尙爲彭澤令豈止折腰之煩哉故詩曰田家豈不苦庶無異患干又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蓋是歲宋武受黃鉞詩中所云皆非無故之呻吟也

又按蓮社高賢傳同隱劉遺民卒於是歲則集中酬劉柴桑兩詩當作於是歲前又祭從弟敬遠文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疑卽是歲穫稻時也

義熙七年辛亥 四十七歲

王譜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
務考槃山陰晨採上藥夕閑素琴當時同志見
文甚詳

吳譜有與殷晉安別詩其序云殷先作晉安南
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
作此以贈按宋武帝紀此年改授太尉又按殷
景仁傳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則所謂殷晉安
卽景仁也先生方避世而景仁乃就辟故其詩
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又云興言在茲春
則此詩在春月作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

澍按裕辟景仁事在三月詩題下原注云景
仁名鐵攷劉湛傳湛黨劉敬文父成詣殷景
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悖髦遂就殷鐵干

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
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宏撫棺哭曰君生平重
殷鐵今以此為報劉知幾史通模擬篇曰凡
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
裴子野宋略上書桓元則下云敬道後敘殷
鐵則先著景仁此必殷本名鐵後或以字行
耳

義熙八年壬子

四十八歲

吳譜有雜詩十一

按當作十二

首有句云奈何五十

年忽已親此事又有示周掾祖謝詩周掾名續
之隱廬山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者江
州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
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讐所住公廨近

於馬隊故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
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諒之也事見蕭德施所
著大生傳按南史檀韶從征廣固及討盧循有
功後拜江州刺史征廣固在義熙五年討盧循
在六年則韶爲江州當在此年以後

澍按是歲先生年四十八詩言五十吳譜繫
於是年誤也檀韶爲江州在義熙十二年秋
說具後又與子儼疏李公煥引趙泉山說答
龐軍詩在四十八歲不知何據

義熙九年癸丑

四十九歲

吳譜有與子儼等疏云告儼俟份佚修吾年過
五十云云南史本傳載此文末云又爲命子詩
以貽之今按命子詩是初得子儼時作與疏不

合惟責子詩有五男兒然儼時方年十六俟年十四份佚皆年十三修八歲耳先生悼亡在壯歲而前夫人有所出則責子詩當是四十後所作亦非與子儼等疏時也東坡云淵明臨終疏告儼等今按疏稱年過五十而先生享年六十有三則此文又非屬續時語疏云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則是因多病早衰之故預作治命耳此後十三年先生方物故自祭文及擬挽歌辭乃絕筆也

樹按先生是年四十九斗南以與子儼疏繫於是年誤又斗南謂前夫人有所出儼爲長子必前夫人出也先生悼亡在壯歲計得儼必在三十以前命子詩曰於皇仁考必太公

已前沒故稱仁考江陵罹罰在辛丑歲先生
年已三十七王吳二譜謂丁外艱則得儼時
太公尙在詎有預稱爲考者耶

義熙十年甲寅

五十歲

王譜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
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澍按先生雜詩有奈何五十年句李公煥注
云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
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
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
以春秋二節朝宗靈像及是秋七月二十八
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
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

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
祕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
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
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
雜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
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潛忌出守豫
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
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爲方外交而不願
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
訕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豉
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
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暇卹靖節反
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於何庸

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
甫及事外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還駕法眼
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撞鐘鳴復來有何事
若是陶淵明攢眉卻回去此靖節洞明心要
惟法眼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
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
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
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賓遊履
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傾靖節簡寂禪觀主陸
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
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
李伯時蓮社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
致云澍按先生與遠公往還無歲月可攷而

劉程之誓願文則作於是年七月遠公亦旋以十二年八月示寂姑依李注附次於此

義熙十一年乙卯

五十一歲

王譜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澍按吳譜以疏作於癸丑固非王譜繫於是年恐亦未然李公煥於與子儼等疏引趙泉山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五十當作三十乃追敘少壯之時蓋靖節從此十年間自潯陽至建康返又赴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

于歸去來曰心憚遠遊四十八歲答龐參軍
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
時投閑十年矣尙何遊宦之有澍謂與子儼
疏當在宋受禪後必非作於甫過五十之時
疏末曰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若五十
一歲尙在義熙年間宜云今之操行人不當
謂晉時也年過五十以事蹟攷之趙氏追敘
之說亦長

義熙十二年丙辰

五十二歲

王譜君年五十二有下溪田舍穫詩云曰余作
此來三四星火頽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吳譜八月有於下溪田舍穫詩又有怨詩楚調
示龐主簿鄧治中云僂俛六九年其年先生五

十四時顏延之爲江州刺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先生情款以周續之傳攷之柳以是年到官云

王澍按六九年一本作五十年若以爲五十四則當繫於後年戊午是年先生方五十二自壬子至丙辰吳譜每早二年誤也劉柳爲江州刺史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攷宋書孟懷玉傳懷玉義熙十一年卒於江州之任晉書安帝紀義熙十二年六月新除尚書令劉柳卒南史劉湛傳父柳卒于江州是柳爲江州實踵懷玉之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除尚書令未去江州而卒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款當在此兩年也又按南史周續之傳

曰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
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
武帝柳卒在六月宋武北伐事在八月其薦
續之當在前南史周傳誤敘於北討後也北
討時檀韶爲江州刺史通鑑安帝紀十二年
八月丁巳劉裕伐秦發建康青州刺史檀祗
自廣陵率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
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
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云云則柳卒之後
繼爲江州者韶本傳稱韶延續之及祖謝等
城北校書當在是兩年間先生示周掾祖謝
詩亦當作於其時至後年戊午則王宏爲江
州矣

義熙十三年丁巳

五十三歲

吳譜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長史銜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與飲酒詩且當從黃綺同意當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

澍按錢大昕養新錄曰史稱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而先生詩序云左軍小異攷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朱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按冊府元龜亦引朱以左將軍鎮雍州作右必傳

寫之訛

又按湯東澗以飲酒詩作於是歲恐未是說
具飲酒詩注

義熙十四年戊午

五十四歲

王譜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俛六九年召爲著
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吳譜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見南史本傳

澍按宋書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亦不必定其
十四年顏誅蕭傳皆作著作郎

又按何孟春於歲暮和張常侍詩注引劉坦
之曰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
安帝於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亦
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按張常侍疑卽本傳

所稱鄉親張野也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
 陽人居潯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州舉秀
 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
 不就據此則以其嘗徵散騎常侍故稱張常
 侍也野入廬山依遠公有遠法師塔銘序文
 見廬山記及劉孝標世說注又隋書經籍志
 有張野集十卷藝文類聚引張野廬山記今
 並不傳蓮社傳野卒於義熙十四年詩意亦
 似哀輓之詩蓋既傷國步之將更復感窮交
 之永逝也但野既死不當云和攷蓮社傳又
 有張詮野之族子亦徵散騎常侍不就入廬
 山事遠公宋景平元年卒或此常侍詮也豈
 詮有輓野之詩而先生和之耶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

五十五歲

王譜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
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卽
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
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
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
載未審的在何年自己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
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吳譜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本傳云宏欲識淵
明而不能致令人候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
龐通之等先齎酒具於半道栗里間淵明有腳
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便忻然共飲宏
乃出與相聞要之還州

樹按休元王宏字宋書義熙十四年王宏遷
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斗南云是歲誤也宏領
江州最久至宋文帝元嘉三年始以司市中
書徵入朝代其任者爲檀道濟前此謀廢營
吳陽暫詣建康雖加勳爵仍領江州在潯陽幾
九年景文云六載亦誤暫爲休元入州者據
本傳宏要先生還州也然集中又有王撫軍
園座送客詩撫軍卽休元事在宋武帝永初二
年則入州亦不止一事
又按先生有答龐參軍四言及五言詩又有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遵吳正傳詩話曰本傳
王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
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半道栗里要之此

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敘鄰曲契好明
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卽參軍邪
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按吳說以龐遵
卽龐通之是也晉書云周旋人龐遵等或有
酒要之又云王宏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
要之明是一人古人之文上下名字互稱者
甚多如裴子野宋略上書桓元下稱敬道劉
知幾史通所謂姓名兼字前後互舉則觀者
自知是也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
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卽此
龐主簿遵矣至疑使江陵之龐參軍卽主簿
遵則似未然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
相兼官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

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尚淺故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而於主簿遵則爲怨詩楚調示之歷敘生平備訴艱苦至以鍾期相望視參軍交情有淺深之別矣此可卽兩詩對勘而得也時衛軍將軍王宏鎮潯陽宋文帝方爲宜都王以荊州刺史鎮江陵參軍奉宏命使江陵又奉宜都之命使都故曰大藩有命作使上京非宜都不得稱大藩也四言五言疑皆營陽王景平元年所作五言是參軍奉使之時先賦詩爲別先生作此以答四言則參軍自江陵回使建康先生又作詩以贈也蓋王宏兄弟王曇首王華皆爲宜都參佐後皆以定策功貴顯營陽之廢王宏亦至建

康與謀時衆欲立豫州而徐羨之以宜都有符瑞宜承大統此必王宏兄弟先使參軍往來京都與徐傅等深布誠款故江陵符瑞得聞於中朝特其事祕外人莫知故史不載耳其後文帝討徐傅謝三人之罪而宏獨蒙顯寵良有故矣觀四言末章云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此必先生陰察參軍使都當有異圖故以慎終保躬勗之且序稱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詩言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其私交之跡詎國之情具見蓋詩而史矣此詩當作於營陽王景平元年

景平元年卽文帝元嘉元年宏進號車騎大將軍衛軍別授謝晦附識於此

以俟好古君子審焉

又按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陶元亮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宏送酒也即使就酌醉而後歸史傳但記送酒無白衣人事附錄於此

元熙二年庚申

五十六歲 ○ 是年宋武帝踐阼改元永初

王譜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為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為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渚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何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飮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己

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
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過門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
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
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
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嘗命爲
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
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
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于劉厚過
子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
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深淺是歲
宋武帝踐阼

澍按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

楚元王之後妙善莊老旁通百氏少孤事母

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

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

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

不為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為之劉裕以其不

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周續之等同來廬山

遠公曰諸君之來豈思淨土之游乎程之乃

鑿石為誓文文見廬山記義熙六年卒年五十九

豫章書作澄之又攷世說注引何法盛晉中

興書劉麟之一字遺民麟之即桃花源記中

南陽劉子驥晉書有傳是遺民之號不獨程

之二劉孰曾為柴桑令無攷未審先生所酬

是程之抑子驥也隋書經籍志有柴桑令劉

遺民集五卷錄一卷老子元譜一卷

吳譜夏六月晉禪于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讀史
述九章自注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首章
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
黃虞二章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
代謝觸物皆非當是革命時作近世有校集本
者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
謂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
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攷淵
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
間只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有乙巳歲三月經
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解印綬去後十六
年庚申晉禪宋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甯容晉未禪
宋前二十年輒取事二姓所作詩題甲子而自
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仁傑按沈約
宋書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
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
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
子而已嘗攷集中諸文義熙以前書晉氏年號
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文
云惟晉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宋永
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嘉四年
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誣矣然其
祭從弟敬遠文在義熙中亦止云歲在辛亥要
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槩卒

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
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專爲詩而發而五臣
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
啓後世之誤也詳味先生出處大節當桓靈寶
僭竊位號與劉氏創業之後未嘗一日出仕而
眷眷本朝之意自見於詩文者多矣東坡云讀
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年
吾猶識其意也韓子蒼亦曰余反復述酒詩見
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
有所感而作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
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
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
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

矣

澍按晉標年號宋題甲子著於沈約宋書自
僧思悅始為異論最易惑人其實非也說詳
第三卷首近時吳騫拜經樓詩話謂蜡日詩
作於是歲與述酒篇同意今攷魏晉之間俗
有賀蜡先生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吳說恐
未必然

沙六月宋降五公封爵長
陵縣侯

永初二年辛酉

五十七歲

吳譜有游斜川詩并序別本作辛丑者非是先
生是年五十七然詩云開歲倏五十或疑是辛
亥歲作是年四十九故言開歲倏五十猶言來
歲云爾按馮衍顯志賦云開歲發春則非謂來
歲明矣馬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倏五日與

序所謂正月五日相應宜以爲正東坡和此篇
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東坡於時年六十
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歲而東坡又過
其五亦無傷也

樹按五十當從舊本作五日不必改丑爲酉
爲亥是歲宋醜弒零陵王湯東澗以述酒詩
爲此而作說詳卷三述酒詩注

又按李公煥於王撫軍座送客詩注曰按年

譜此詩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

此年譜不知何人所撰

宋書王宏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
西陽太守被徵還謝瞻爲豫章太守將赴郡
王宏送至湓口三人於此賦詩敘別是必休
元要靖節與席餞行故文選載入瞻卽席賦

別詩首章紀坐間四人澍按今文選瞻序僅紀三人無先生名字豈宋本有之今本奪去邪通鑑永初二年謝瞻爲豫章太守則此詩決當作於是歲明年則瞻死矣

永初三年壬戌

五十八歲

是年原本脫去

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

五十九歲

王譜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懽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當是不詣劉穆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誅參傳略見

澍按顏出爲始安太守當從通鑑在元嘉元

年此係景平元年誤也宋書顏本傳少帝立
出爲始安太守又曰延之之郡道經汨羅潭
爲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今攷文曰惟有宋
五年月日宋五年景平二年實元嘉元年也
蓋景文未攷顏文又誤會書少帝立之句不
知文帝以景平二年八月卽位始改爲元嘉
元年自八月以前仍爲景平二年延之出守
時少帝猶未廢宋書本不誤也

又按劉柳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一十二兩
年延之爲柳後軍功曹其來柴桑卽在此時
其去當因柳卒也說詳義熙十二年丙辰下
王意顏來在不詣劉穆之時誤延之不詣穆
之在作後軍功曹前

景平二年甲子 六十歲

吳譜八月文帝即位改元元嘉文選顏延之為先生誄李善注引何法盛中興晉書曰延之為始安郡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南史本傳亦云每過潛必酣飲致醉刺史王宏欲要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潛悉送酒

家稍就取酒按延之道過湘州祭屈原文云有

宋五年知以是年之郡 此條吳瞻泰本系於永初三年壬戌下汲古閣

本系於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下皆誤斗南既據史八月文帝即位改元元嘉又據祭屈原文有宋五年其不系於壬戌癸亥明矣今正

文帝元嘉二年乙丑 六十一歲

吳譜贈長沙公詩其序云余于長沙公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

別贈此詩按陶侃傳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

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

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

以壬辰咸和七年薨按桓公薨于咸和九年六月乙卯此云七年從晉書

誤也晉書公本傳云年七十六又周訪傳云訪少公一歲訪卒于大興三年年六十一以此推

之咸和九年公乃七十六耳且咸和七年十一月朝廷方進公為大將軍公上表固辭今表亦

載晉書本傳則七年之誤不辨可知世子夏襲

溫公通鑑以公薨紀于咸和九年

爵及送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

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綽

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以世次攷

之先生於延壽為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為

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

子邪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

也集本序文良是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史雖不著夏卒之歲月然其卒在庾亮前亮沒以歲庚子實咸康六年距興甯乙丑歲猶二十五年時先生未生也夏固不與先生同時又按禮經高祖之昆弟六世以外然後親屬竭故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蓋同祖爲從父同曾祖爲從祖同高祖爲族祖始侃諸子而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云昭穆旣遠當曰從祖亦不得云族祖也至若延壽之子則侃之六世孫與先生同高祖先生視之爲族孫故以族祖自居其詩有云同源分

流人易世族又有禮服既悠之語蓋昭穆至是
差遠然至以爲路人則長沙公於宗族之義亦
薄矣故又云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觀此則俗本
所改序文果非

澍按吳以贈長沙公詩作於是歲不知何據
楊時偉云長沙公於余爲族一句祖同出大
司馬一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序文之
句讀因而妄增也餘具前及卷一詩注

又按李公煥引西蜀張續辨證謂延壽已爲
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要是此詩作
於延壽未改封之前意在規斗南之失其實
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卽謂稱長沙公爲
仍從晉爵可也惟吳以序文余於長沙公爲

族祖族祖二字連讀謂題當作族孫不如作
衍文爲安

又按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六月詔曰晉氏
封爵旋隨運改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
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
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
康樂公可卽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
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
車騎將軍謝元之祀是長沙公降爲醴陵侯
晉書陶侃傳謂宋受禪延壽降封爲吳昌侯
者誤也吳譜亦沿其誤又王伯厚小學紺珠
謂宋改晉封爵獨置五公以奉導安嶠侃元
之祀以五公爲宋置尤誤

元嘉三年丙寅

六十二歲

王譜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吳譜是歲五月檀道濟爲江州刺史本傳稱道濟往候先生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然本傳載此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道濟傳攷其歲月知史誤也葉左丞云陶淵明晉書南史皆有傳梁蕭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所作誄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傳而更其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南史云潛字淵明或

云字淵明名元亮至晉書直言潛字元亮統去
淵明最近宜得其實既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
其名字所謂或云潛字淵明者前所行也淵明
字元亮者後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爲正
而謂潛爲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微
見其意歟顏延之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
欲以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
有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謹其名
自當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仁傑按石林
謂先生更名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矣至
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後所更
以集與本傳攷之則有可疑按先生之名淵明
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

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卽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生誄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旣以先生爲晉臣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先生之意邪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潛

自相牴牾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傳當書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

澗按何孟春陶集注引晁氏曰陶淵明一名潛蕭統云淵明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張縝曰梁昭明太子傳稱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外大父

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
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
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
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
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
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
矣

元嘉四年丁卯

六十三歲

王譜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
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
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
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生平好談
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

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
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答
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
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
者更詳之

吳譜將復召命會先生卒有自祭文及擬挽歌
辭祭文云律中無射挽歌云嚴霜九月中送我
出遠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疢疾
視化如歸則是以疢疾卒也又云藥劑弗嘗禱
祀非恤又紀其遺占之言曰存不願豐沒無求
贍省訃卻贈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自
祭文亦曰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又有不封不植

之語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藥劑
不禱祀至自爲祭文挽歌與夫遺占之言從容
閒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養從可知矣顏延之
取諡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合二字
之美諡焉

澍按朱子綱目於元嘉四年特書晉徵士陶
潛卒書法曰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
也綱目予節故通鑑不書綱目獨書之是故
晉亡潛心乎晉則卒書晉唐亡張承業心乎
唐則卒書唐徵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按稱先生曰晉徵士不繫宋綱目亦本顏延
之誄最合春秋之義

又按先生墓在德化縣楚城鄉之面陽山東

距星子縣二十五里蓋廬山之西南麓也明
李夢陽為江西提學求得之置田以奉其祀
至今代有祀生見江西通志

應書限本書再續上書卒於同日一人而曰矣

出晉白晉公半官俱卒書晉書立氣氣業少

書山陰日子洩效而繼不書障目而書文具姑

吳國卒書志曰晉卒於宋書晉同晉故於晉人

對南故宋子臨曰故天暴囚乎許書晉贈士幽

女美編亂卒書在九月都起之陳云死性在

烟鏡去真樂令魏曰故汝親自京曰噴合二

關却唯以俱失主平主恆靈與何映矣疏與文

不歸即至官益祭文於潘與夫書古文言於答

女書與平與主文變亦大矣而長主於